



**新时期  
云南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选**

普米族卷

云南省作家协会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 前 言

《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是在云南省委宣传部支持下完成的。该套选集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指出的希望云南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具体体现，该套丛书是对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成果的梳理和检阅。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作为拥有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维护民族团结始终是关系云南改革发展、边疆巩固、社会稳定和各族人民福祉的大事，而文学是促进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相互认识的重要手段。中华民族大家庭是由 56 个民族共同组建的，作为共和国平等成员中的云南世居的 25 个少数民族，以其自身的独特文字表达丰富着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同时也为边疆民族的团结和谐作出了贡献。《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的编辑出版，目的是让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有一个展示自己在新时期以来文学成就的平台。

为此，在云南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云南省作家协会于 2014 年 8 月在云南红河州召开了“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编辑会”，决定出版云南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

众所周知，云南全省有世居少数民族 25 个，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发展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以及在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和强省战略目标的鼓舞下，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全面繁荣的新时期。

现在，全省 25 个世居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已本民族的作家，也都有了省作





家协会会员，少数民族作家不再是凤毛麟角，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学，已经成为中国多民族文学集体合唱中重要的部分。因此，无论是从民族团结、民族进步、民族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国家统一、凝聚民族力量的角度来说，云南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都是十分必要的。

在编辑该套丛书的过程中，由于各少数民族作者分散，且各民族文学发展不均衡，在组稿、选稿等方面各分卷编委及编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云南省作家协会也多次召开了编辑会议听取各卷编辑的进展情况，共同研究在编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历时近一年，最终有了该套丛书的出版发行。

相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之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思想指引下，在不久的将来，各民族都能更充分地展示本民族的文学成就，用自己独特的文字表达出自己民族的响声，我们共同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在此，谨向为该套丛书付出辛劳的各界朋友表示真诚的谢意！并向各民族编辑、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 序

鲁若迪基

七彩云南是多民族和谐共处的乐园。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生活着 25 个世居少数民族，普米族就是其中之一。普米族主要居住在云南丽江市宁蒗县、玉龙县、永胜县，怒江州兰坪县，迪庆州维西县。这些区域属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地区。据 2010 年全国人口统计，普米族人口为 42,861 人。虽然在中国境内其他省份还有讲普米语的族群，可是，由于历史原因，在民族识别划分时他们没有划归普米族。所以，我们现在说“普米族”时，主要指云南这部分。

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勤劳智慧的普米族人民努力追求物质文明以求生存的同时，为了生活得更好，对精神世界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探寻，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这些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有创世史诗《帕米查列》、英雄史诗《支萨甲博》，还有古歌、礼仪歌、情歌等等。在东汉时甚至出现了居住在笮都的普米先民白狼磐木王，用普米语向东汉皇帝敬献《白狼歌》诗三章，在普米族文学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口头文学照耀着普米人的精神世界，鼓舞着他们崇尚英雄，不畏艰难困苦，从遥远的青藏高原，一路走到现在。

虽然普米族民间文学悠久灿烂，然而，由于诸多原因，历史上一直没有书





面文学作品问世。真正意义上的书面文学作品，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才出现。普米族书面文学的拓荒者是何顺明先生。之后，尹善龙、殷海涛、汤格·萨甲博、熊贵华、和善全、和庆光、和建全、和文平、蔡金华、曹翔等众多的普米族作家相继登上文坛，吹响了普米族文学的“集结号”，翻开了普米族书面文学崭新的一页。经过 30 余年的发展，普米族作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从这次编选《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普米族卷》看，如今俨然已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作家群体了。

从小说创作看，普米族的小小说作者主要有何顺明、尹善龙、汤格·萨甲博、和善全、尹秀龙、蔡金华等。

何顺明的主要小说作品《歌手坎列》，发表在《边疆文艺》1981年3月，它是普米族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通过歌手坎列在特定年代的遭遇，叙写了时代烙印在普米山乡的印记。尹善龙的小说主要有《骚动的独龙河》《多情的独龙河》（与胞弟尹秀龙合著）《我想重访怒寨》《不好处的人》《父子茶》等。他的小说取材于怒江峡谷各民族的生活，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多情的独龙河》曾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是普米族作家在小说领域获得的最高文学奖项。汤格·萨甲博的小说主要有中篇小说《野人泪》《远方有棵相思树》《黑熊洞奇案》，短篇小说《江边小酒店》《情葬》《深山奇案》《山女》《狗缘》《央都老汉》等。他的小说故事生动，情节曲折，其悬疑小说在普米族作家中独树一帜。他在1993年3月出版的小说集《野人泪》，是普米族作家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

概括来看，普米族作家的小说，大部分书写和反映了普米族的社会生活变迁和发展进步，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富有强烈的时代特色。这些作品通过一个个普通、鲜活的人物故事，充实和丰富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版图。

从散文创作看，普米族的散文作者主要有何顺明、尹善龙、殷海涛、熊贵华、和庆光、汤格·萨甲博、和建全、和文平、胡文明、鲁若迪基、蔡金华、曹翔、杨万生、杨云芳、和润才、熊德鼎等。

作为普米族新闻工作的第一人，曾任《怒江报》副总编的尹善龙，散文作品曾获全国“边疆万里行”征文三等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征文三等奖等，作品入选《中国少数民族经典文库·散文卷》《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散文卷》等。他在1992年9月出版的散文集《高黎贡山的脚印》，是普米族作家历史上的第一部文学作品集，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学里，具有填

补空白的历史意义。这部作品曾被怒江州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评为怒江州“十佳著作”。

殷海涛是普米族作家中的多面手，音乐、诗文、民间文学都有涉猎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曾当选云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现任云南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云南省文化馆研究员、《民族音乐》主编。其散文集《遥远的山村》《走出远山》等，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散文领域的重要收获之一。

熊贵华，当过中学校长，曾任兰坪县政协文史委主任。他长期致力于普米文化的研究，曾创办中华普米文化网，出版《普米族志》《全国政协文史系列丛书·普米族》等。他的散文集《雪盘赋》不乏精美篇什。

和文平，社科专家，现任丽江市社科联主席，散文作品曾入选《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散文卷》等，曾以养育他的母亲河为名，出版散文集《荔枝河》。这部散文集是献给故土的深情赞歌。

生活在迪庆高原的普米族青年作家杨万生，“通过徒步‘三江并流’的方式，声援‘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唤起更多的人加入保护自然的行列和对传统民族文化的热爱”。他的散文集《徒步三江并流腹地》，是意志和品质凝结的文字，与徐霞客的大地散文一脉相承。

简言之，普米族作家的散文，无论自然山水、民俗风情、历史文化、人情世故，由于作家们所承载的独特文化魅力而在中国散文之林中别具一格。

从诗歌创作看，普米族诗歌作者主要有何顺明、马秀英、殷海涛、鲁若迪基、蔡金华、曹翔、和文平、和建全、汤格·萨甲博、戈戎批措、曹媛、杨武、杨德贤、杨子兴、杨芳、曹文山等。主要的诗集有殷海涛《火塘边的歌》（普米族诗人第一部诗集）、蔡金华《情感地带》、和文平《风景树》、曹翔《家乡的泸沽湖》、鲁若迪基《我曾属于原始的苍茫》《鲁若迪基抒情诗选》（英汉对照）《没有比泪水更干净的水》《一个普米人的心经》《时间的粮食》等。何顺明曾获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殷海涛曾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鲁若迪基曾获第五届、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首届汉语诗歌双年十佳奖、第三届徐志摩诗歌奖等，蔡金华曾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曹翔曾获第九届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云南文艺基金奖等。普米族诗人的诗歌多次获国家级文学大奖和国内重要文学奖项，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韩、蒙等多国文字介绍到国外，部分作品被编入《中国文学通史》《中国诗歌通史》等，不难看出这个团队不凡的整体创作实力。





而年轻的戈戎玘措、杨云芳、曹媛等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普米族文学生长的新力量。

总之，新时期以来普米族的文学，通过普米族作家们的共同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共和国文学的版图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不过，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纵向比成绩不少，横向比差距不小。除了诗歌和散文外，与其他文学成绩突出的民族比，我们小说上的差距非常明显，到目前还没有一部长篇小说。所以，普米族作家依然任重道远。不过，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学习本民族博大精深的韩规文化，不断学习一切先进的外来文化，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艺术境界、人格境界，潜心创作，我们一定会为中华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是为序。

2014年12月8日

# 目 录

## 小 说

- 歌手坎列····· 何顺明 /003  
山青青（外一篇）····· 和善全 /015  
骚动的独龙河（外一篇）····· 尹善龙 /029  
黑熊洞奇案····· 汤格·萨甲博 /053  
黎镇街头····· 尹秀龙 /080  
车 祸····· 蔡金华 /085

## 散 文

- 山坳里的梦（外四篇）····· 和庆光 /099  
神秘的那恰罗（外三篇）····· 尹善龙 /109  
父亲的马铃薯声（外五篇）····· 和文平 /122  
永远的雪（外六篇）····· 鲁若迪基 /130  
故乡的木屋（外五篇）····· 和建全 /148  
母 亲（外一篇）····· 胡文明 /163  
雪盘赋（外三篇）····· 熊贵华 /174  
故乡的泸沽湖畔（外一篇）····· 殷海涛 /196  
徒步三江并流腹地（节选）····· 杨万生 /216





珍视身边的风景（外一篇）·····	曹翔 /224
普米“铁三角”畅想·····	熊德鼎 /229
回乡偶书（外一篇）·····	杨云芳 /233
梨树情思·····	和润才 /242

## 诗 歌

啊，泸沽湖（外四首）·····	何顺明 /247
阅览室·····	马秀英 /253
我的猎枪（外七首）·····	和建全 /255
山 妹	
——致一位山乡姑娘（外二首）·····	汤格·萨甲博 /270
白色的河流（外十首）·····	和文平 /273
唱给母亲的歌（外十首）·····	殷海涛 /284
南方本土（外十首）·····	蔡金华 /296
远离秋天的日子（外十首）·····	鲁若迪基 /309
山的那边（外一首）·····	曹文山 /318
痕（外十二首）·····	曹翔 /320
高原之神（外十首）·····	戈戎玘措 /332
雪域警魂·····	杨万生 /346
找 寻（外二首）·····	杨武 /348
教师颂·····	杨芳 /350
欢 乐（外九首）·····	曹媛 /353
普米情歌·····	杨子兴 /360
矿工（外二首）·····	杨德贤 /365
后 记·····	368

小说



## 歌手坎列

何顺明

啊哩呀哩——  
天上没有云霞，  
雪山失去了光彩，  
高原上没有春天，  
百鸟停止了欢唱，  
“玛达咪”——呀！

每当我愉快地唱起这首动听的普米山歌时，眼前便展现出一幅幅迷人的山乡景物：普米山寨高大的松柏在劲风中发出呼呼的涛声，汨汨流淌的山泉在林间寨旁叮咚欢唱。一树树含苞欲放的桃梨李树在和煦的春风里散发着沁人的芳香，像一朵朵白云，又像一片片晚霞，装点着山乡的大地。木楞房顶炊烟缕缕，袅袅升起，渐渐地和彩云融合在一起。绿草如茵的草坝上，滚动着肥壮的牛羊，牧人的响鞭伴着动听的山歌在青山翠林间荡漾……于是，我的心不由地飞回到那遥远的年代。

那是1956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身背行李踏着残雪，走向有着“普米歌乡”





之称的关地乡，去和故乡人民一道搞互助合作化运动。我登上那巍峨的山峰极目远望，青山像绿色的海浪，重重叠叠，苍苍茫茫。谷底飘带似的河水缓缓地向东流去，一阵微风吹来，泛起层层金波，熠熠闪烁。正当我尽情地欣赏着眼前的风光时，从苍翠碧绿的山林中传来了一阵极优美的山歌，吸引了我的注意，打动了我的心弦。歌声越来越近，越听越美：

阿哩呀哩——

金翅鸟盼来了明媚的春天，  
在葱绿的林间尽情地欢唱，  
苦难的普米人民获得了解放，  
幸福的生活比蜜还要甜香，  
“玛达咪”——呀！

原来是前面山梁上走来了一群接松毛的普米姑娘，她们身背金竹编制的大花篮，肩扛木钉耙，头上佩戴着闪光的珍珠，正在林荫山道上行走着，忽隐忽现，笑语声高。欢乐的歌声在山谷间缭绕。山间的百鸟也顿时停止了啼啭，静静地欣赏着姑娘们的歌声。忽然间，背面山麓下那曲折蜿蜒的山道上，又传来了一阵悦耳的马铃声，只见两个体格强壮的普米小伙赶着几匹马，正朝我这边走来。他们向着对面山上唱歌的姑娘们打了一个响亮的呼喊：“阿嘿嘿……”紧接着，右手轻托腮帮，一曲高亢明澈的歌声飞上山梁：

阿哩呀哩——

金翅鸟为啥叫得那么动听？  
是因为和暖的春息润亮了金嗓；  
古老的山乡为啥蒸蒸日上？  
是因为明亮的珍珠镶在普米的心坎，  
“玛达咪”——呀！

这歌声高亢明亮，轻柔圆润，宛如春风徐徐，好似山泉叮咚，那优美动人的音色，仿佛嘹亮的号声，在山谷回旋，悠然飘荡，绵延不绝，盖过了哗哗的林涛和潺潺的流水声，也掩过了姑娘们的歌声。这样清亮的嗓门，这般令人心

旷神怡的歌声，我生来还是第一次听到。我尽力地在自己记忆中寻找着这歌声的主人。然而，我却被那接连不断的歌声迷住了。

“莫非是传说中的歌神‘嘎基’下凡了？莫非是神通广大的歌神赐给小伙一副金嗓？”我一面猜想着，一面情不自禁地尖着嗓子连连叫好。“呜呼——国米区弱都！”（意即：唱得太好听了。）

真扫兴！随着我这一声喊叫，满山满谷的歌声戛然消失了。人们用诧异的目光望着我，沉默片刻后，左面山梁上传来了姑娘们友好嘲讽的银铃般的笑声：“哈哈哈哈哈……”

我被这一串笑声弄得非常尴尬，一时间不知所措。踌躇了好一会，才想出个解围的好办法。我从挎包里拽出一条洁白的毛巾，高高地挥舞起来：“呜呼呼——”

随着我这一声激动的召唤，左山右岭上也相继传来了友好的回音。然后，这声音又像翻腾的海浪，渐渐地朝我这边涌来。

先到我跟前的是那两位赶马的小伙。其中身材细长高大，四方脸，浓眉大眼的那位，还在老远，我就一眼把他认出来了。我快步迎过去：“啊呀！老庚（同岁朋友间的称呼）坎列，原来刚才是你唱的歌呀，差点把我都醉翻了。我还以为是歌神下凡了哩，哈哈……”说完，抡起拳头亲热地捶了他左肩上一下。他兴奋的脸上表现出几份腼腆的样子：“哎！老庚排长，你倒开起天大的玩笑来了，你看我这个样子，怎么能与歌神相比呢！”说完，他也亲热地捶了我一下。

“哎，老庚坎列，你这么早就赶到这里，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是呀，真把我急坏了。前天乡里接到电话，说有一位部队转业的同志要来和我们一道搞互助合作化运动，还说他是一个排长，我仔细一打听，原来是你呵，赶紧牵了马来半路相接，谁知一路上都找不见你……”一种歉意油然跃上我的心头：“对不住你们了！前天我就去参加试点现场会，所以今天才到这里……”

“嘿，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他转过身来，满面笑容地说，“还有一桩好事哩！”我急切地问他：“一桩什么好事？”他凑近我耳语道：“我家里有坛‘苏里玛’等着要你去喝哩。”

“噢，是不是有喜事了？”

“是，是我的爱人……”

“又添了一个小歌手？”





“不，是只小孔雀。不过也好，将来我要让她当演员，你看怎么样？”

“她一定会像她妈妈一样美丽聪慧，像你一样能歌善舞，老庚坎列，恭喜你！”他蕴含着憧憬的目光向我扫来，尔后，便高兴地笑了，我也笑了。

这时，太阳已经高高地悬挂在万里晴空，快到晌午时分了。他看了看天，便用催促的口吻对我说：“走吧！时间不早了，人家一定在望你的路了。”老庚坎列知道我怕骑马，因为我小时曾摔下马背受过伤，他悄悄地求助于他的同伴，根本不听我的苦苦央求，连抛带扔地将我放在马鞍上，又得意地呼喊开了“啊嘿嘿”，紧接着，他那动听的歌声又在我耳边响起。

老庚坎列是我们普米山乡最有名的歌手祁祖的儿子。虽说我俩不在同一个村落，可小时候，我们也有机会同在一个坝上放牛羊，一起到山沟里捡蘑菇，找野菜，有时还互相配合着追捕野兔，下长尾巴野鸡。我们的童年虽是在黑暗的社会里度过，但苦难的生活里有时也有使人难忘的欢乐和幸福。那时每到阴历四月十五日，普米山寨除年幼和年老体弱者外都要到山上祭山神，进行赛马、射箭、举重、对歌等娱乐活动。所以每次祭山神我们都有机会见面。老庚坎列在我们这辈人中是非常出色的，几乎每项活动都能获奖。能在无鞍的马背上做各种使人惊心的动作，安然无恙地奔驰。能在几十米外箭箭射中靶心。对歌是他最得心应手的项目了。还不满十六岁的时候，他就能用含蓄而婉转的语言为难过不少有名的老歌手。有时还会向那些老歌手提出一些怪里古董，没人问津过的问题。叫人一时难以收场。最使我难忘的是一次精彩扣人的对歌场面。当时我俩都是刚满十七岁的毛头小伙。按照普米族的规矩，平时男女老少互相间都可以对歌，而正规场合下只能与自己同辈和年龄相当的人对歌。这一天，对歌开始了，一开始我便跟一位别村的姑娘对上了。她身姿窈窕标致，两只杏核眼大而明亮，唱起歌来露出两排贝壳似整齐洁白的牙齿，我和她先是各自边思考边对唱，然后你来我往，你问我答，一时难分胜负。突然，那姑娘向我发起攻势。她唱道：“听说大哥学问有海深，请问你家耕牛上的牛毛有几根？”这一问可把我难住了，好一会了都找不到一句恰当的词语回答她。围观的人们开始叽里咕噜地议论起来了。不时地还传来几声嘲讽的笑声。按照我们普米的规矩，如对歌时被女人对败，那是最丢人的事。而且对唱时对方已唱了三遍还不能回答，就算是输了。姑娘唱完第二遍了，我被越来越高的笑声和议论声搞得脸红到了脖子根，一筹莫展，心急如火。姑娘又已开始了第三遍，我断定我今天是满打满输给这毛丫头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老庚坎列跑到我跟前：“来，我来回答。”他不慌不忙地回唱道：“聪明的小妹要知牛毛数，请你数一数背后松树上的松毛有几根。”问得怪，答得也怪。姑娘又唱道：“我问大哥牛毛数，为何要我数松毛？”老庚坎列回唱道：“牛毛满身数不完，就如松毛数不清。”姑娘眯着眼睛笑了，拿出白毛巾挥动起来，表示答得有道理。在一片欢叫声中，结束了这场对歌。也许是坎列解救了我的缘故吧，我一时淌下了激动的眼泪，更增添了我对他的敬佩。我一下把他抱起，一连转了三圈才放下地。我俩就是那天结成老庚的。当我正和坎列高兴地互称老庚的时候，那位对歌的姑娘却跑到我俩的面前，我不好意思地对她说道：“好厉害，今天不是这位老庚坎列，我倒成了众人的笑料了。”姑娘微笑着说：“你的这位朋友才厉害，我曾用这一绝招战败过不少人。可今天被他答对了。”她边说边用那双美丽的杏核眼看我的老庚坎列，就在这一瞬间，我已发现她眼里射向老庚坎列的是不易觉察到的爱情之光。要知道这位姑娘就是老庚坎列现在的爱人。可想而知，那次对歌是他们结合的最好的媒人啊。

当老庚坎列和我刚跨入十八岁的那一年夏季，老天爷没命地连续下了几场罕见的暴雨，把地里的庄稼全部毁了。一到冬末春初的时节，很多人家都无法生活而出外逃荒去了。就在那饥寒交迫的时候，又来了一场瘟疫，使这里更加萧条荒凉。那一年，我也离开家乡，出外逃生，后来又参加了解放军。听说老庚坎列的父亲也在这一年染病死去了。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能使自己勉强活下来真不容易呵！可是就在这种令人心酸的年月，一天，狗腿子却硬逼着坎列去给土司的生日唱歌。他无法抵抗，只得带着怨恨去了。可是到了土司家花天酒地的院坝，他心里更加伤心。他唱什么？应该唱什么呢？他看着那像肥猪一般的土司，心里便想起了过着悲惨生活的穷苦人。一幅对比鲜明的画面便呈现在他的眼前。忍不住上前几步对着土司唱道：

豺狼的头上找不着鹿茸，  
狐狸的嘴里掏不出珍珠，  
辛勤的耕牛吃的是青草，  
懒惰的看家狗却吃着白米饭，  
土司大人福气好。  
祝你长命百岁……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盘腿坐在花床上的土司就已听出歌里带刺，一下从花床上蹦了起来，龇牙咧嘴地嚷道：“给我住嘴！你，你，你这穷花子，竟敢欺到老子的头上来了。你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来人哪，给我把穷花子捆起来！”老庚坎列并没有被这狼嚎声吓住，他镇定地蔑视着土司反问道：“你请我给你唱歌，唱了歌，你却要把我捆起来，请问大人天下有无这等王法？”

“屁法！我叫你来唱歌，是叫你唱这种歌吗？”

“土司大人，我唱的都是有理的呀，你能在豺狼的头上找着鹿茸？能从狐狸嘴里掏出珍珠？如能的话，请拿来给我看看再说，我家的耕牛天天吃的是青草，不信大人可以去看看嘛！”

土司知道是吃了闷亏，但又无法反驳，怕众人面前失面子，脸气得像猪肺一般。只得支支吾吾地嚷道：“你竟敢反了，来人哪，不要听他胡言乱语，马上把他关起来！”一群狗腿子如狼似虎地把坎列拖了下去。

就这样老庚坎列被土司投进了监牢，整整折磨了五年，1954年大军进小凉山时，他才见到了光明……

正当我在马背上回想一连串的往事时，前边传来声声犬吠，把我从回忆中唤醒，抬头一看，已经快要进村了。

这里四面被青山怀抱，山间一马平川，居住着上百户普米人家。山坡上点缀着各色各样的花朵，一眼望去五光十色，眼花缭乱。明净清澈的河岸上绿柳成行，婆娑起舞。就在那花山柳河交错的地方，密密匝匝的木楞房平地而起，老庚坎列的家就在这绿树掩映着的村子里。

一下马，老庚坎列就把我拉到他家里，在我面前的火塘边上摆上了上年留下的水果。从黄色的木碗里端来了奶油茶，尔后从碗橱里又端出那古塔似的绘有花纹的糌粑木盒。我正在品尝着久别的故乡风味，忽然从背后次仓里传出婴儿动人的哭声，转身一看，老庚坎列的爱人琼琮头上缠着白毛巾，怀里抱着小宝贝出来。她对着我嫣然一笑，深深鞠了一躬，尔后又问候了几句。看上去她脸色略为苍白，可少女的光彩还未在她身上消失。我问她是否满月了。她莞尔一笑：“今天就是满月，你来得太凑巧了。”然后把宝贝交给老庚坎列，她便忙碌开了。不过一会儿，铁锅里煮上了鱼干巴和猪膘肉。又过了一會兒，我的面前摆满了丰盛的富有普米风味的佳肴。她又揭开酿着“苏里玛”的坛盖，用弯曲的竹管将“苏里玛”啜进镶有银边的木碗。她那快而利索的动作，那热情而温和的话语，这正是普米人民善良而好客的象征。这时，她从老庚坎列手中